

doi: 10.16104/j.issn.1673-1883.2023.02.015

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杨衍亮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关键词:杜甫;诗歌;身体书写;风格;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3)02-0100-06

View of Human Body in Du Fu's Poetry

YANG Yanl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a large amount of writing about human body in Du Fu's poems, which shows his concern about his physical aging and illness. The body writing in Du's poems is specifically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concept of the body when Du Fu is walking towards the autumn of life; the second is the sorrow of survival; the third is the sigh about life. Body writing has brought the following three effects to Du Fu's poetry: first, it deepens the sense of pain in his poems; second, it forms the blue melody of his works; thirdly, it enriches the aesthetic connotations in them. The writing of human body in Du Fu's poet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Du Fu and his writing mentality and aesthetic style.

Keywords: Du Fu; poetry; writing of human body; style; aesthetic

身体是个人主体与外界联系的中介,身体作为客观存在,是个人意识的体现和存在的形式。中国古代的身体观由来已久,自《周易》演八卦以身体为观照始,形而上的思维和形而下的身体就紧密联系在一起。自先秦始,儒家身体观就呈现出三种原型:一是礼义化的身体观;二是心气化的身体观;三是自然气化的身体观^[1]。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身体观念也发生着变化,汉魏时期,佛教的传入,对汉魏身体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到唐宋时期,受理学影响,身体观念进一步“理”化。明清时期,受心学影响,身体观念下移,与形而上的身体开始抽离。日本学者汤浅泰雄指出,东方(包括印度、中国、日本)身体观的突出特点是“身心合一”^[2],是一种能够用身心以实践修行的体验知识,并以这种体验知识为基础,而获得超日常经验的高层次知识^[3]。从身体这一视域来观照杜甫诗歌不仅能给杜

诗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也能更好地考察杜甫对后代诗歌的影响。

一、生命之秋:杜甫的身体观念

夔州滞留时期,杜甫身体状况已然不容乐观,社会和个人的悲苦都集中在这个时期,杜甫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一年多的时间却创造了大量优秀的诗篇,这也印证了“诗穷而后工”。杜甫的身体观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是他对衰老的态度;二是他对疾病的观念;三是对身与心的认识。

首先,杜甫是如何对待衰老这一问题的?杜诗中“老”字一共出现了348次,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其中,不仅有对自身和其他人老态的表现也有对物的描写。诗句中涉及自身老态的自称有“老翁”“老夫”“野老”“老人”,具体表现自身老态的诗句有如“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投简

收稿日期:2022-11-01

基金项目: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杜甫诗歌身体书写研究(YJSJJ23-B61)。

作者简介:杨衍亮(1997—),男,江西宁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诗学。

成华两县诸子》)“飘零为客久,衰老羨君还”(《涪江泛舟送韦班归京》)“老来多涕泪,情在强诗篇”(《哭韦大夫之晋》)“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临老羈孤极,伤时会合疏”(《得家书》)等,对老年贫困的描写有“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过客相寻》)“交情无旧深,穷老多惨戚”(《发同谷县》)“吾老抱疾病,家贫卧炎蒸”(《棕拂子》)“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乃知贫贱别更苦,吞声踣躅涕泪零”(《醉歌行》)“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病后过王倚饮赠歌》)等,杜甫晚年凄凉之景可见一斑。虽贫困潦倒,但杜甫表达了“君子固穷”的态度,如“贫贱固其常,富责任生涯。老于干戈际,宅幸蓬蒿遮”(《柴门》),《杜诗详注》曰:“此言景趣堪娱,老年借以自慰。‘贫贱固其常,富责任生涯’,又有乐天知命之意。”^{[4]1991}杜诗中还充斥着身已老而志未酬的无奈与悲叹之感,如“未为珠履客,已见白头翁”(《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杜诗详注》曰:“此章仍以自叹作结,盖穷老流离之感深矣……叹不能挽暮景之衰颓也。”^{[4]844}杜甫面对衰老时,感叹的是时光易逝,字里行间显露出杜甫理想未酬的悲愁。再看《暮归》:“霜黄碧梧白鹤栖,城上击柝复乌啼。客子入门月皎皎,谁家捣练风凄凄。南渡桂水阙舟楫,北归秦川多鼓鼙。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杜诗详注》引黄生注曰:“朝出于斯,暮归于斯,南渡不可,北归不能。年老客居失意,可胜道哉。起一复字,结一还字,见日日如是,皆无可奈何之词。”^{[4]2319}

当生命和季节都走向秋季之时,杜甫如何吟咏?“老去悲秋强自宽,兴来今日尽君欢”(《九日蓝田崔氏庄》),再看《九日曲江》:“缀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九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门此路疑。晚来高兴尽,摇荡菊花期。”《杜臆》曰:“诗意全是叹老。”^{[5]34}杜甫在秋季感叹自身衰老的同时也油然而生出悲秋之感,很好地体现了景与情的交融,即悲秋与悲老,两种悲愁交织在一起,更显愁的浓烈。

衰老与疾病已是现实,作为诗圣的杜甫如何超越形而下的身体获得形而上的精神慰藉呢?答案就是诗歌,前面已说过杜甫身体的衰老和疾病问题,杜甫把诗歌当作是治愈自己的良药,他说:“种药扶衰病,吟诗解叹嗟。”(《远游》)草药用来治愈身体,而诗歌则是治愈心灵。杜甫慢慢转变了自己对

待衰老的态度,从“老去一杯足,谁怜屡舞长。何须把官烛,似恼鬓毛苍”(《台上》)“强吟《怀旧赋》,已作白头翁”(《奉汉中王手札报韦侍御萧尊师亡》)“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秋兴八首》其八)“镜中衰谢色,万一故人怜”(《览镜呈柏中丞》)等诗可见杜甫面对衰老时的苦恼之情,还有“叹老”,如“春来准拟开怀久,老去亲知见面稀”(《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三),《杜诗详注》:“而忧人叹老,抱映盘纡,此老杜七律之神境。”^{[4]1507}再如“壮惜身名晚,衰惭应接多”(《将晓二首》其一),《杜诗详注》:“壮字、衰字,微读,言追思壮年,惜身名已晚,今当衰老,惭应接徒多。”^{[4]1497}“天意高难问,人情老易悲”(《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等,杜甫自述贫老凄凉的诗歌,可见他的悲叹之情。态度转变如“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寇盗狂歌外,形骸痛饮中”(《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杜诗详注》曰:“此陪宴而自伤年老……形骸寄痛饮之中,老可暂忘。”^{[4]1229}“直苦风尘暗,谁忧客鬓催”(《早花》),《杜臆》曰:“非不忧其老,因忧主之危而不暇及也。”^{[5]173}这里强调的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杜甫已然开始无暇顾及衰老问题,甚至是“忘老”,如“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宴戎州杨使君东楼》),《杜诗详注》曰:“胜宴而自惊身老,惜非少壮也。忘老而发兴特奇,忽逢乐事也。两句辗转说来,意思沉著。”^{[4]1477}还有借景娱老,如“花亚欲移竹,鸟窥新卷帘。衰年不敢恨,胜概欲相兼”(《入宅三首》其一),《杜诗详注》曰:“花压竹枝,爱花故须移竹。鸟常入室,卷帘故复来窥。借此娱老,故不恨屡迁。”^{[4]1945}还有如“亲宾纵谈谑,喧闹慰衰老”(《雨过苏端》)、“老身须付托,白骨更何忧”(《得舍弟观书自中都已达江陵今兹暮春月未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团圆可待赋诗即事情见乎词》)、“生别是悲,聚集是喜。开眼登楼,将到则可喜。付托何忧,既到则免悲矣”^{[4]958}对待贫困和疾病的态度也转变成“可安”,明朝江盈科言:“杜少陵是固穷之士,平生无大得意事,中间兵戈乱离,饥寒老病,皆其实历,而所阅苦楚,都于诗中写出。”^{[4]1811}诗如“衰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野五首》其二),《杜诗详注》曰:“视此生若浮,则贫病可安,而荣华不足羨矣。”^{[4]2096}从“忧老”“惊老”“伤老”“叹老”“悲老”到“忘老”“借景娱老”“贫病可安”,可见杜甫对待衰老的态度有所转变。

其次,杜诗中存在大量的疾病书写,杜甫自小体弱多病,据《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记载:“甫昔卧病于我诸姑。”^{[4]2698}诗如“是臣无负于少小多病,贫穷好学者已”(《进封西岳赋表》),杜甫一生疾

病缠身,尤以夔州时期的疾病诗最多,诗中记载的疾病有疟疾、肺病、消渴、眼疾、耳聋等,正如杜甫在《登高》中所言:“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杜甫的一生都在和疾病做抗争,这也是他诗歌风格沉郁顿挫的原因之一。

先说肺病,杜甫《进封西岳赋表》云:“况臣常有肺气之疾,恐忽复先草露,涂粪土,而所怀冥寞,孤负皇恩。”《登高》中言“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停酒杯”的原因就是肺病。杜甫深受肺病折磨,潦倒不堪,具体如“为吾谢贾公,病肺卧江沱”(《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垂老别》)、“飘蓬逾三年,回首肝肺热”(《铁堂峡》)、“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几时朝日边”(《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一)、“衰老病肺惟高枕,绝塞愁时早闭门”(《返照》)、“春复加肺气,此病盖有因”(《寄薛三郎中璩》)、“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春陵行有序》)、“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秋峡》)、“肺萎属久战,骨出热中肠”(《又上后园山脚》),可见肺病使得杜甫身体十分虚弱。

次说疟疾,杜甫在患上肺病后一年染上疟疾,诗有《病后过王倚饮赠歌》:“酷见冻馁不足耻,多病沉年苦无健。王生怪我颜色恶,答云伏枕艰难遍。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这首诗写于杜甫四十三岁,此时杜甫患有疟疾,疾病的折磨使他愈加衰老:“三年犹病疟,一鬼不消忘”(《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虐病餐巴水,疮痍老蜀都”(《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峡中一卧病,疟疠终冬春”(《寄薛三郎中》)。

再说消渴症,杜诗中多次提到此病,如“消渴今如在,提携愧老夫”(《别苏溪(赴湖南幕)》)、“飘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我多长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同元使君春陵行》)等,消渴症带来的症状是口渴加剧:“闭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七月三日呈元二十一曹长》)、“消渴游汉江,羈栖尚甲兵”(《熟食日示宗文宗武》)、“病渴三更回白首,传声一注湿青云”(《示獠奴阿段》)。虽然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种种不适,但杜甫却始终不忘君:“我虽消渴甚,敢望帝力勤”(《别蔡十四著作》)、“才尽伤形体,病渴污官位”(《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永念病渴老,附书远山巅”(《湘江宴钱裴二端公赴道州》)、“长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时”(《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广》)。消渴还引起了一系列的

并发症,如麻痹症和耳聋目眩等疾病,“目眩陨杂花,头风吹过雨”(《龙门阁》)、“老妻问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二十韵》)、“君不见夔子之国杜陵翁,牙齿半落左耳聋”(《复阴》)等,可见杜甫身体状况。

再次,杜甫如何看待“身”与“心”之间的关系,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来看中国传统的身心观,传统的身体观念主张身心合一,但庄子对形体的看法是“形莫若就”,庄子思想中的心和形是分离的状态,其中忘形的思想如“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6]90}。杜甫受庄子身体观影响,认为心超乎形体之外,如《杜诗详注》评《咏怀二首》其二云:“以老病之身,而婴心俗务,能免穷途生死之患乎?”^{[4]2398},杜甫超越形而下的身体而获得心灵上的寄托有如“万事尽付形骸外,百年未见欢娱毕”(《从事行》),其中“万事尽付形骸外”出自《庄子》的“索我于形骸之外”,这首诗叙的是夜来豪饮之兴,杜甫此时已然万事俱忘,顾不上身体的疾病,只求内心欢娱。再如“已拨形骸累,真为烂漫深”(《长吟》),《杜诗详注》引顾注曰:“拨形骸,谓身世两忘。烂漫深,谓恣情游玩。”^{[4]1462}心若被外物所劳役,杜甫的诗中就全是心之郁结,但杜甫是超乎物外和己身的,所以他的诗中虽是写自己,但寓意却不囿于自身,浦起龙评曰:“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7]60}杜甫个人的性情体现在诗中,凝聚的是整个时代的脉搏与声音,这也是杜诗称为“诗史”的原因。

二、生存之悲:杜诗的身体书写

杜甫对自我身体格外关注,杜诗中“身”字出现了191次,吟咏到的身体部位几乎遍及人体的所有部位,数量非常庞大,笔者试将对杜诗中的身体部位进行分类:其一,表示全身的名词:身、体、形、骸、貌;其二,头的部位:头、首、脑、面、脸、发、鬓、眉、须、眼、目、鼻、耳、口、齿、牙、舌、唇、颈;其三,躯体的部位:背、胸、肺、肝、心、腹、肠、胆、腰;其四,四肢的部位:肩、手、臂、掌、指、足、脚、膝、胫;其五,其他的部位:骨、肉、筋、肌、肤。

钱锺书《通感》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线。”^[8]杜甫诗中的身体词汇常出现联用的现象,如“肺”与“肝”联用的诗句有“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送覃二判官》)、“恋阙劳肝肺,抡材愧杞楠”(《楼上》)、“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垂老别》)等。杜诗中“老”

与“病”经常同时出现,如“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阳楼》)、“别君谁暖眼,将老病缠身”(《与严二郎奉礼别》)、“戎马交驰际,柴门老病身”(《赠别郑鍊赴襄阳》)、“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旅夜书怀》)、“吾老甘贫病,荣华有是非”(《秋野五首》其二)、“贫病他乡老,烦君万里传”(《广州段功曹到得杨五长史谭书功曹却归聊寄此诗》)、“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水槛遣心二首》其二)、“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客亭》)、“抱病漂萍老,防边旧谷屯”(《东屯月夜》)等。衰老是人的身体和生命走向秋天,衰老最先从头发开始,杜甫对于自己身体的变化十分敏感,杜甫诗歌中有大量描写白发的诗句,共出现23处,如“伊昔黄花酒,如今白发翁”(《九日登梓州城》)、“高秋苏病气,白发自能梳”(《秋清》)、“苍江白发愁看汝,来岁如今归未归”(《见萤火》)、“人生不再好,鬓发白成丝”(《薄暮》)、“自知白发非春事,且尽芳樽恋物华”(《曲江陪郑八丈南史饮》)、“白发悲花落,青云羡鸟飞”(《寄左省杜拾遗附岑参诗》)、“苦遭白发不相放,羞见黄花无数新”(《九日》)、“旧采黄花剩,新梳白发微”(《九日诸人集于林》)、“别筵花欲暮,春日鬓俱苍”(《送韦郎司直归成都》)等,可见,杜诗中描写白发的诗歌有以下特点:一是将白发与花联系在一起;二是借白发表达诗人的自怜与悲愁之情。

身体其他器官和组织的衰老与病痛,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杜诗中的“骨”共出现88次,主要有三种用法:一是表现自身衰老,如“将衰骨尽痛,被褐味空频”(《热三首》其三)、“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其四)、“幸有牙齿存,所悲骨髓干”(《垂老别》)等;二是表现恐怖场景,如“摧颓苍松根,地冷骨未朽”(《述怀一首》)、“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秋笛》)、“马惊折左臂,骨折面如墨”(《戏赠友二首》其二)等;三是表现战争残酷,凄惨景象有如“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北征》)、“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驱竖子摘苍耳》),杜甫对“骨”的描写给诗歌增添了凄凉的格调,也能达到“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语言追求。中国古代以“骨”论诗论文论人的现象由来已久,“风骨”“气骨”等概念更是影响深远,骨是身体结构的一部分,以身体名词讨论文学风格是中国古代文论的一大特点,也正是“近取诸身”的体现。将“骨”这一身体意象大量写入诗歌自杜甫始,为后世诗人运用这一意象提供了借鉴作用。

身体的病痛导致杜甫不得不经常采取“卧”的

姿势,“卧”不仅能给诗人提供思考的条件,也能让身体得到休养,从而缓解疾病带来的折磨。杜诗中涉及“卧”这一姿态的有72处,但这72处不全是描写杜甫,也有对他人和物的描写,杜诗中的“卧”常与“疾病”“酒醉”联系在一起,其中,“卧”由“病”所导致的情况居多,如“为农山涧曲,卧病海云边”(《所思》)、“儿扶犹杖策,卧病一秋强”(《别常征君》)、“久游巴子国,卧病楚人山”(《自瀼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其四)、“长怀报明主,卧病复高秋”(《摇落》)、“论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送赵十七明府之县》)、“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夜》)、“才微岁老尚虚名,卧病江湖春复生”(《酬郭十五受判官》)等。关于诗歌中的“卧”这一姿势,日本学者埋田重夫认为:“在这些诗中,坐卧的姿势是使白居易的观察对象转向内心,使处于社会中的进取志向(想获得富裕、荣达、名声等的愿望)减退而发挥作用的,这一点很耐人寻味。”^[9]根据埋田重夫对诗人白居易“卧”这一姿势的论述,我们可以说,杜甫诗中的“卧”更倾向于因身体疾病或不适而卧,由此催生作诗之意。

杜甫关心人民的苦难远远超过对自身的关注,他关注个人的背后是更为广大的对人民的关怀,《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例子最为典型,他以咏自身的悲惨境遇起,以忧天下寒士结。杜诗中的身体书写不仅于抒发个人的悲痛之情,《杜诗详注》曰:“士大夫能视物我一体,则无私自利之怀。少陵伤茅屋之破,则思广厦万间,以庇寒士,念草堂则曰‘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4]1228}也表现了杜诗的厚重感。杜诗中的身体书写是如何体现“沉郁顿挫”这一审美风格的呢?据张安祖考察,“沉郁顿挫”本义是指作品讽喻寓意的深刻^[10],杜诗中的身体书写蕴含讽喻之意的有如“淡扫蛾眉朝至尊”(《虢国夫人》),《杜诗详注》曰:“乍读此诗,语似称扬,及细玩其旨,却讽刺微婉……曰淡扫蛾眉,妖姿取媚也。”^{[4]201}另外,杜诗中对“骨”的书写也含讽喻之意,最著名的莫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深刻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总之,身体书写表现并增强了杜诗沉郁顿挫的审美风格。

三、生灵之叹:杜诗的身体审美

杜甫咏物诗中的自然万物都赋予了诗人的情感,如《画鹰》:“绦镞光堪摘,轩楹势可呼。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杜诗详注》曰:“每咏一物,必以全副精神入之,故老笔苍劲中,时见灵气飞

舞。”^{[4]25}再如“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共友于”(《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重一掩指的是山形的蜿蜒,就好比是诗人身体的肺腑,这是把外物自身化,物与我的融合在杜甫诗歌中十分常见。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表现。

其一,杜甫在诗中偏好表现身体对外界的感知,杜甫对外界的观察是敏锐的,基于自身,立足天地,感受万物,他笔下的物无不烙着杜甫的印记,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界,《杜诗详注》引卢元昌曰:“公咏雁则云伤弓落羽,咏燕则云穿花落水,流落飘零之感,俱情见乎词。”^{[4]249}《法镜寺》一诗,《杜诗详注》引钟惺云:“老杜蜀中诗,非唯山川阴霁,云日朝昏,写得刻苦。即细草败叶,破屋坳垣,皆具性情。千载之下,身历如见。”^{[4]825}杜诗中情与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王夫之《姜斋诗话》:“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11]33}具体看杜甫的《病鹤行》:“病鹤孤飞俗眼丑,每夜江边宿衰柳。清秋落日已侧身,过雁归鸦错回首。紧脑雄姿迷所向,疏翮稀毛不可状。强神非复皂雕前,俊才早在苍鹰上。风涛飒飒寒山阴,熊罢欲蛰龙蛇深。念尔此时有一掷,失声溅血非其心。”由见呀鹤而自伤,呀鹤的病态让杜甫联想到自己,黄宗羲《景州诗集序》:“诗人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其景与意不可分也。”^{[12]79}一方面,杜甫通过身体意象表现自身的状况和心境,将个人的愁思具象化;另一方面,杜甫在描写自然万物时融入了自我的感受,如此一来,身体书写的审美意蕴得到了加强。

其二,身体构建起了诗人和外界的联系,杜甫由外界反观自身,如“皂雕寒始音试急,天马老能行。自到青冥里,休看白发生”(《赠陈二补阙》),《杜诗详注》曰:“皂雕,喻搏击不避;天马,喻老健不衰。盖既置身青冥,不当以头白自嫌也。”^{[4]244}身体是诗人感知外界的桥梁,杜甫之所以称为诗圣,是他诗中所表达的现实与精神,形而下和形而上的双重展示,身体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维度,发挥着重要作用。

杜甫追求的语言风格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身体书写达到了这一效果,如写白骨生青苔:“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人哀。”(《苏端薛复筵华醉歌》),还有如“此鹰写真在左绵,却嗟真骨遂虚传”(《姜楚公画角鹰歌》),王嗣奭评曰:“形容佳画,止于夺真,而穷工极变,如‘高堂见生鹤,飒爽动秋骨’,奇矣,‘却嗟真骨遂虚传’愈出愈奇。”^{[5]152}再如“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

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杜臆》曰:“前云花恼,此云怕春,皆用反语。诗酒曰驱使,白头曰料理,出语皆奇。”^{[5]130}句法之奇有如“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曲江二首》其一),《杜臆》评价这首诗曰:“‘且看欲尽花、莫厌伤多酒’,五字为句,而下缀以‘经眼’‘入唇’二字,此句法之奇。”^{[5]65}杜甫诗中的身体书写造成了语言的陌生化,加强了审美意蕴,经典莫如《望岳》中的“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胸生云”和“眼入鸟”确实确实令读者眼前一亮,写法灵动。

唐代诗人中与杜甫一样诗中有大量身体词汇的还有韩愈、孟郊、李贺等,韩愈《题杜工部坟》表达了崇敬之情:“独有工部称全美,当日诗人无拟伦……我常爱慕如饥渴,不见其面生闲愁。”韩愈如此仰慕杜甫,诗歌也深受杜甫影响,就身体书写这一层面而言,韩愈受到杜甫影响的例子有如杜甫《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中的“羨君齿发新”,韩愈《赠刘师服》也云“羨君齿牙牢且洁”,韩愈诗中的身体书写此不赘述,“从某个角度说,韩愈正是力图用身体书写来增加语言的物质性,使古老的现成意象恢复鲜活的感性”^[13]。杜诗的身体书写对苦吟诗人孟郊和贾岛产生了一定影响,他们善于用身体意象来达到语言奇特的效果,营造诗境,李贺和卢仝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启发。随着唐代诗人频繁使用身体意象入诗,宋代如欧阳修、梅尧臣、苏轼、黄庭坚等诗人也在不断丰富身体书写的内容,深化其审美意蕴。对杜诗身体书写的具体接受,兹举一例,对“药裹关心诗总废,花枝照眼句还成”(《酬郭十五受判官》)的模仿和化用,如北宋张耒《同荣子邕登石家寺阁》:“惊心鸟语知时好,照眼花枝著意新。”北宋释道潜《春日杂兴》其一云:“幸有花枝能照眼,可无诗句补春工。”南宋王十朋《寓小能仁寺即事书怀》云:“药裹随身多半夏,花枝照眼只常春。”元赵孟頫《赠相者》云:“连朝春雨今始晴,花枝照眼生春情。”明代有如秦夔《小瀛洲为思轩内翰题》:“花枝照眼锦云乱,竹影满庭苍雪凉。”林光《赠别姜仁夫秋官》:“疑人节候寒还暖,照眼花枝白间红。”石宝《美人歌题潘侍御画》:“绿窗朱户窍无人,花枝照眼明青春。”清代如王世禛《送陈其年归宜兴二首》其二云:“花枝照眼虾笼嘴,未得从君弄渚禽。”吴雯《潭州杂诗三首》其二云:“无数蜻蜓上钓竿,花枝照眼水漫漫。”何杖《琴川即事四首》其四“照眼花枝别样红,自然抬举要东风”等。总之,杜诗的身体书写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从具体的模仿和化用中可见一斑。

四、结语

综括论之,杜甫诗中的身体书写表现了杜甫的身体状况和身体观念,通过这类意象也能反观杜甫心境和思想。因诗人是具体存在的生命个体,身体

作为诗人和世界接触的中介,发挥着独特作用,杜甫诗中的身体书写既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也深化了审美意蕴。梳理杜甫诗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诗歌和中国古代诗歌身体书写史都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杨儒宾.儒家身体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2.
- [2] 汤浅泰雄.灵肉探微——神秘的东方身心观[M].马超,编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0:8.
- [3] 杨儒宾.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气论与身体观[M].台北:远流图书公司,1993:67.
- [4] 仇占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5] 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6] 庄周.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7] 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8] 钱锺书.通感[J].文学评论,1962(1):13-17.
- [9] 埋田重夫.白居易研究:闲适的诗想[M].王旭东,译.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70.
- [10] 张安祖.杜甫“沉郁顿挫”本义探原[J].文学遗产,2004(3):137-140.
- [11] 王夫之.姜斋诗话[M].戴鸿森,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12] 黄宗羲.景州诗集序[C]//王运熙,顾易生.清代文论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 [13] 周裕禄.痛感的审美:韩愈诗歌的身体书写[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53-62.

(上接第7页)

- [16] 马丁·雅克.西方大大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能力及其意义[J].当代世界,2021(6):45-47.
- [1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3.
- [18] C·E·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段小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11.
- [19] 朱云汉.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
- [2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6.
- [21]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拓夫,张东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335.
- [2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
- [23] 张炜,王远,罗珊珊,等.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N].人民日报,2022-03-4(01).
- [24]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426.
- [2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26.
- [2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1.
- [27]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3.
- [28] 戴立兴.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要论断的理论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8):37-44+159-160.
- [29]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7.
- [30] 牛先锋.坚持理论创新:不断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9):4-11.